

致敬我们的英雄

接过那杆枪

■封治斌 吴沛杭

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的一个展柜里,13枚锈迹斑斑的弹片静静陈列在深色绒布上。旁边,一张泛黄的照片上,一位年轻军人眼神明亮而坚定——他就是郑喜亭。

1975年5月28日早晨,时任某连指导员郑喜亭大步走到训练场,仔细询问副连长组织训练情况,检查实地准备工作。

8点,实弹投掷开始。郑喜亭在掩体左边负责指挥,另外一个同志在右边负责安全保护。当战士张第才走到投掷点,郑喜亭亲手把手榴弹递给他,把拉环轻轻地套到他的小拇指上,轻声嘱咐要冷静放松,然后下达了投掷口令。张第才实在太紧张了,投出的瞬间,手榴弹滑落在脚下,他顿时被吓呆了。

冒着白烟的手榴弹与郑喜亭近在咫尺。由于掩体太深,他无法踢开手榴弹;张第才僵直的身体挡着他,也无法捡起手榴弹抛远。千钧一发之际,郑喜亭使劲将张第才往自己左边一拉,迅速向手榴弹扑过去!手榴弹爆炸了。郑喜亭用生命救护了身边的两个战友,他却倒在了血泊中。

郑喜亭牺牲后,被北海舰队追记一等功。1977年3月,海军追授他“模范政治指导员”荣誉称号。

在海军博物馆看到那些承载着英雄故事的遗物后,我们更加想知道郑喜亭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几经辗转,我们与他的妻子于惠琴取得了联系。当我们与她谈起郑喜亭,她的眼眶蓦地红了。于惠琴哽咽着,望着墙上那张照片——年轻的郑喜亭穿着军装,与爱人肩并肩,两个人笑得格外灿烂。

“他心里装的都是兵。”在妻子于惠琴的眼中,郑喜亭是个本分、正直的人,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。

“他们说,他扑上去的那个动作,没有一丝犹豫。他早就说过,当干部、当党员,早就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

备。他就是这样,说过的话,豁出性命也要做到。”

曾经与郑喜亭一起工作多年的文书徐延月,聊到老指导员时,眼神立刻变得敬重而温暖。他至今清晰记得郑喜亭曾经说过的一句话:“咱们当干部的,自己脑子里先得有货,才能给战士讲清楚道理,道理通了,劲儿才能往一处使。”

那时候组织理论学习,有些战士文化底子薄,听着费劲。郑喜亭就拿着书本、笔记,一个一个宿舍地转,看谁遇到不懂的,就坐下来,用朴实的话掰开揉碎了讲。郑喜亭常说,听不懂不是你们的问题,是我没讲好,咱再换种说法。

徐延月说,有时候夜深了,还能看到郑喜亭披着衣服,在灯下帮文化程度低的战士总结白天的训练心得,或者梳理学习要点。郑喜亭常说:“找到方法,入了门,就有兴趣了。”经他点拨,很多战士学习的劲头一下就上来了。

徐延月说着,眼眶就湿润了。他顿了顿,又说起一件让他感到温暖的事。“指导员第一天来我们连队,晚上查铺时看到不少战士的衣服磨破了边,开了口子,第二天一早就让大家把需要缝补的衣物都交上去。我们当时还纳闷,这是要统一送去被服厂吗?结果当天晚上,我们就看到指导员坐在灯下,膝下堆着好几件军装,正捏着一根针,眯着眼睛,仔仔细细地穿线呢。”第二天早上,战士们发现自己的衣服不仅补好了,还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。

最让徐延月印象深刻和感到温暖的是,郑喜亭独特的“谈心”方式。

“指导员找连里的同志谈话,不是在办公室里正襟危坐地谈话。”徐延月为我们模仿着郑喜亭的动作和语气。“他会很自然走到你身边,拍拍你的肩膀说,‘延月啊,走,陪我去操场溜达一圈’,或者说,‘小张,今天月亮不错,咱出去走走’。”

“就那么一圈,也就十来分钟。可就是奇了,不管你心里多大的疙瘩,有多少想不通的事,跟他走这一圈,听他聊几句,回来的时候,心里就亮堂了,暖洋洋的。他从不板着脸批评人,总是先从你的角度想,帮你分析,让你自己明白哪里对了,哪里可以做得更好。他是真的为你着想。”

训练场上、日常工作中,郑喜亭都是第一个站出来。“干部带好头,战士才有劲头。”徐延月说,这是郑喜亭常挂在嘴边的话,他也是这么做的。

当时的司务长冯存伦补充道:“每次大扫除,他总是第一个拿起扫帚;每次劳动,他总是抢着干最脏最累的话。有一次修整训练场,需要搬运石块,他二话不说就扛起了最大的一块。战士们看见指导员这样,一个个都抢着干,谁也不肯落后。”

冯存伦动情地说:“他不是站在旁边指挥我们干,而是带着我们一起干,而且总是干在最前面。那次实弹投掷训练,他坚持要去,说新兵多,他不放心。”

“其实,他早就说过那句话……”冯存伦深吸一口气,仿佛要积蓄力量才能说出后面的内容:“他有一次找我谈心,说‘作为干部,作为党员,我早就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’。后来事情发生了。现在回头想想,他会那么做,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。”

冯存伦的声音带着一种敬佩,“他用行动,践行了他说过的话。”

“那真是几秒钟啊,”冯存伦的声音不自觉地高了几分,“他真的是条件反射一样,大喊一声‘快卧倒’,就那么冲上去了。”

听着老兵讲述,郑喜亭的形象在他们的心中更加清晰、高大起来。如今,他生前所在的通信站,早已旧貌换新颜。然而,有些东西却没有改变。

徐延月、冯存伦这些老战友,在郑

喜亭牺牲后,将无尽的悲痛转化为力量。他们有的在岗位上以老指导员为标杆,严格要求自己、热心帮助战友;有的在离开部队后,依然在不同领域发光发热。他们时常回到老部队,给年轻官兵讲述郑喜亭的故事。

见到年轻战士们,冯存伦老人动情地说:“指导员的枪,我们当年接过了;现在,该你们接过去了!不仅要接过装备,更要接过他心中那份对战友、对部队、对国家的赤诚!”

如今,该连连长申洛萌,就是接过这杆“精神钢枪”的传承人之一。

2025年6月,上等兵赵殊瑶因生病住院,错过关键的话务业务基础训练。归队后第一次考核,她成绩垫底,眼神里满是失落。

为了帮助赵殊瑶,申洛萌和班长骨干召开碰头会,根据平日的周考成绩摸底,一起探讨“专属训练计划”,有针对性地给她“补短板”。

最终,在连长和班长骨干的关心以及自身的努力下,赵殊瑶在月考中取得了显著进步,还把自己的训练心得分享给同年兵。

像这样知兵爱兵的事例,在该站还有很多很多。如今的干部和班长骨干,依旧像当年的郑喜亭一样,把“心系官兵”落在行动上。他们有关心战士冷暖的“知兵录”,有关心战士成长进步的“帮带对子”。无论是家庭突发变故时的及时援手,还是训练遇到瓶颈时的耐心点拨,或是思想困惑时的促膝长谈……一点一滴,与郑喜亭当年的身影遥相呼应,都是“把战士当亲人”的生动传承。

郑喜亭的生命定格在了50年前扑向手榴弹的瞬间,他的精神却如种子般,在他深爱的这片土地和军营里生根发芽、枝繁叶茂。一代代官兵,正沿着他的足迹,接过他手中那杆无形的钢枪,走向更远的地方。

人在军旅

戈壁滩的风裹着细沙,拍打在迷彩帐篷上沙沙作响。“抓紧收拾,10分钟后集合!”打背囊、洗漱、整理内务……我们的动作干净利落。出发前,我抓起水壶猛灌一口,喉咙里泛着土腥味。驻训地植被稀少、风沙大,储水袋里不可避免会吹进些许沙土。

戈壁的天气,说变就变。前一刻还晴空万里,下一刻,天边便卷起一抹黄云,转眼间,沙尘暴铺天盖地而来。狂风裹挟着砂砾,抽打在脸上。我们眯着眼,压低帽檐,可沙土还是钻进领口、袖口,嘴里一咬牙就咯吱响。那几天,我们的呼吸中都充满沙土的味道。

训练场上,烈日炙烤着大地,空气在灼热中蒸腾。我们全副武装,练习在“敌”前沿阵地上布设地雷。我们趴在地上,汗水顺着钢盔带往下淌,流进嘴角,咸涩发苦。不大一会儿,作训服就被汗水浸透,黏在身上,随后又被戈壁干热的风烘干,结出一层灰白色的盐霜。

我的耳朵里只有锹刃铲开地面的刺啦声、指挥员的命令声。我们知道,此刻多流汗,战时就能多一道拦敌防线。时间一长,工兵锹在掌心磨出的血泡,经过磨破、结痂、再磨破的反复,连长的声音干脆利落。我们刚升起的睡意瞬间烟消云散,转身投入紧张的训练。

夜训时,戈壁终于褪去了白天的燥热,月亮悬在头顶,晚风轻柔地拂过面庞。“趁着温度适宜,操练起来!”连长的声音干脆利落。我们刚升起的睡意瞬间烟消云散,转身投入紧张的训练。

刹那间,原本静谧的戈壁滩热闹起来。短促的口令声、枪械与装具的碰撞声、沉重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。月光倾泻,照亮了我们沾满尘土的脸庞。

训练结束,我们唱着歌列队带回。还没到营地,夜训加餐的香气就飘了过来——包子和煎蛋的味道,在饥肠辘辘时显得格外诱人。炊事班还熬了姜汤,辛辣中混着红糖的甜香,一碗下肚,从喉咙暖到胃里。我捧着碗,小口小口地啜饮,一股暖意传遍全身。

热气氤氲中,我抬起头,猝不及防对上连长的目光。他正扫视着大家手中的碗,眼神里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关切。见我望过来,他愣了一下,随即恢复了平日的严肃。那一刻,我咂摸出了姜汤中糖的甜味,也品出了连长严肃之中的温暖。

车炮场日是驻训里最累也最充实的日子。柴油味混着滚烫的金属气息扑面而来。我和战友仔细擦拭车辆。柴油、机油沾染在作训服上,怎么洗都

驻训味道

■严文革

留着一股味道。枪支保养时,枪油的气味在热浪中,醒得让人忍不住皱眉。

“闻不惯这味儿?”排长走过来,递给我一块擦枪布。我摇摇头,却忍不住打了个喷嚏。排长咧嘴一笑:“等你爱上这个味道,就是一名合格的兵了。”我似懂非懂,但看着他熟练的动作,心里莫名踏实。

一天,我所在的爆破分队要进行实爆作业。带着炸药和火具,我的手微微发抖。前往实爆区域的路上,我的心跳得更快了。“别担心,有我呢!”看出我有些紧张,班长的声音传来。我深吸一口气,鼻腔里充满火药的味道,人却平静了下来。

“轰——”爆炸声震得我耳膜有些生疼。这次共爆破5个目标,每响起一次爆炸声,就代表成功爆破1个目标。我数着爆炸的次数,生怕自己布设的炸药没有成功爆破。当第五次爆炸声响起后,对讲机中传来“目标全部爆破成功”的声音时,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。漫天硝烟与尘土中,我不再觉得火药味刺鼻,反而在这混合着枪油、汗水和沙土的气息里,嗅到了成长的味道。

离开戈壁前的最后一夜,轮到我夜间站哨。戈壁的星空浩瀚,夜晚清冽的风挟着远方雪山的凉意。我知道,帐篷帆布晒干后的味道、作训服上残留的枪油味,还有自己身上几年军旅沉淀下来的兵味,早已不是简单的感官印记。它们将成为我生命里深沉的底色。

群山深处蛟湖村

■王明明

红色足迹

一出宜黄县城,我们便身处群山之中。放眼望去,墨绿色、蓝灰色、灰白色的山——由近及远,绘成壮丽的山河图景。壮美的背后,藏着艰辛与残酷。起伏的山峦,为1933年发生在此的中央苏区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作战提供了地理条件,也不禁让人想到那些出自伟人之手的气势磅礴的诗词。

20多分钟后,我们乘坐的汽车开至山顶,沿着一旁的小路向下。窗外的树木荆棘列队后退,我的眼前豁然开朗——蛟湖村到了。蛟湖村给我的第一印象——小而隐蔽。它实在是太小了,或许只够得上大城市里一所小学的面积标准。如今,仅有的几户人家聚集在村口,更让人直观感受到它的小。

村中最显眼的,当属眼前修葺一新的村党群服务站和游客中心了。二层砖瓦建筑,白墙红字,配上周围为数不多的标识,都在告诉来访者,这是一处红色教育基地。

蛟湖村小而隐蔽的外表之下,藏着年代久远的辉煌与沧桑。踩着杂草丛生的古官道和商道,我们往村北而去。远处的小山包上,几株粗壮的红豆杉似乎在讲述着过往岁月的故事。依凭着山包的地势,一座由石块垒成的石门成为出村进村的一道关卡。这座古老的山寨式村庄,至今保存着5道古城堡式的村寨关卡。关卡由数百块巨大石块垒砌而成,分别设在村子的5个方位。村庄独特的构造,让人明显感到它有“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”之势,易守难攻。

灶台边的成长

■邓杰元 胡丹青

情感兵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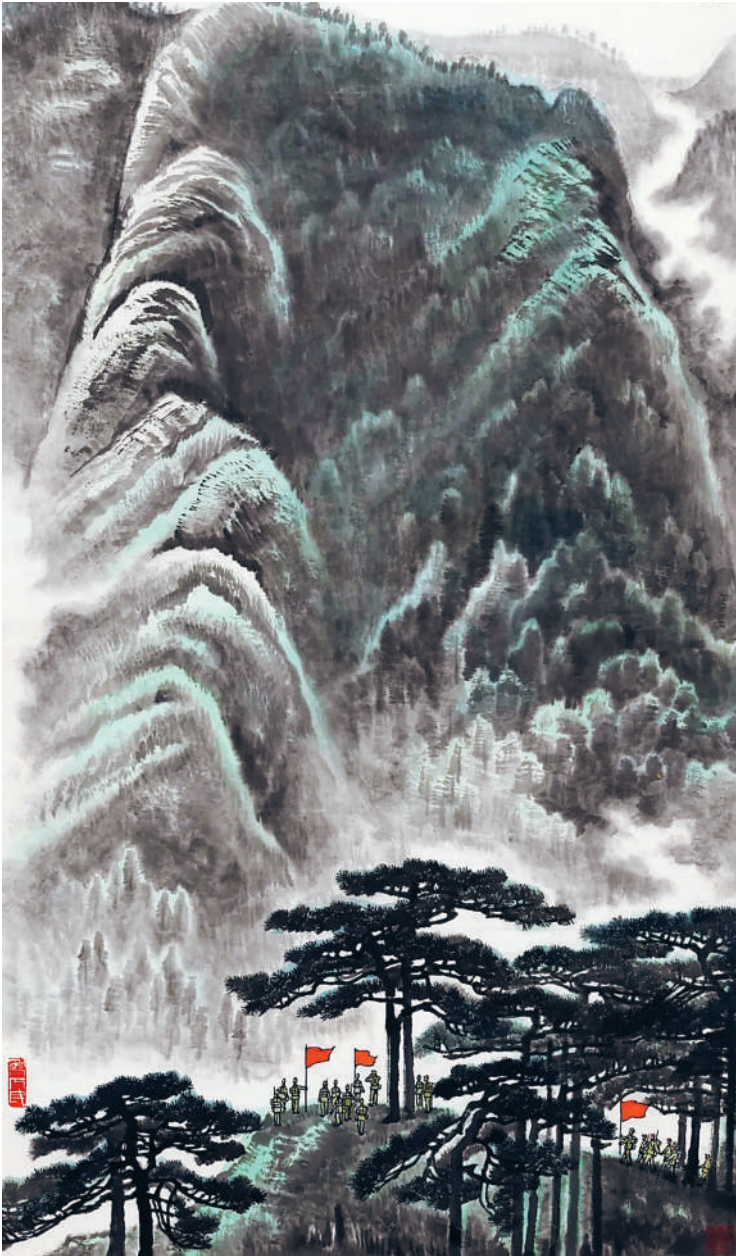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次休假前,马经赋准备好材料和包装,认真烘焙了精致的糕点,将“四有”优秀士兵奖章和糕点一起密封好,并用丝带细心地点缀成漂亮礼盒。他要将这个礼盒送给父母,与家人分享成长的快乐。

2023年,马经赋参军入伍,被分配到海军航空兵某团,成为一名炊事员。每天干着切菜、煮饭、做菜、打扫卫生的活,时间一长,他慢慢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些不起眼。

“班长,我们伙房工作的意义到底在哪?”看到同年兵时常在异地执行任务、参加演训,他很羡慕,便忍不住找到了班长段力志。段力志没有直接回答他,而是选择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上午,和他一起去给工作中的战友送冷饮。

进入外场后,马经赋看到一架架战机整齐排列在停机坪上,机务人员正忙碌着。靠近战机,他看到战友们的坐在机翼下整理工具、有的蹲在起落架旁清洁润滑、有的在检查维护……听到有冷饮送过来的消息,他们有条不紊地将工作收尾后,围了过来,一碗接着一碗大口喝着冷饮。看着战友们沾满油污和汗水的脸露出微笑,马经赋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价值感。

回去的路上,段力志认真回答了他的疑问:“无论何时、何种环境,迅速恢复和保持战机的状态,确保战机能够随时执行任务,这是机务人员的职责和使命;而我们,就需要在三尺灶台上准备好官兵满意的食物,让他们保持充足体力,适应外场高强度的工作。”马经赋若有所思地点头,脑海里反复闪现着战友们在开



井冈山主峰图(中国画,局部)

李可染作



长征

第 6582 期

